



繆思風采

東寧公園的一則傳奇：赤翡翠的過境與滯留

● 呂昇陽*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

作為萬世師表，孔子的偉大無人能及，然而真正讓我對孔子倍感親切的卻是這句讀《詩經》可以「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的日常之用。因為由此可見孔子不只是教忠教孝的禮教者，也是一個胸中自有丘壑的自然人，故能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體道之言。孔子還說過「下學而上達」，所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所內涵的自然觀察與美學精神，應該也可以是大學通識教育的範疇之一。

*

台南的東寧公園，大小適中，林蔭繁多，是我平時散步的熱區。仲夏(2019/07/08)之夜，東寧公園好風如水，我在「肯氏蒲桃」的林下徘徊，並發現地面上已



* 呂昇陽，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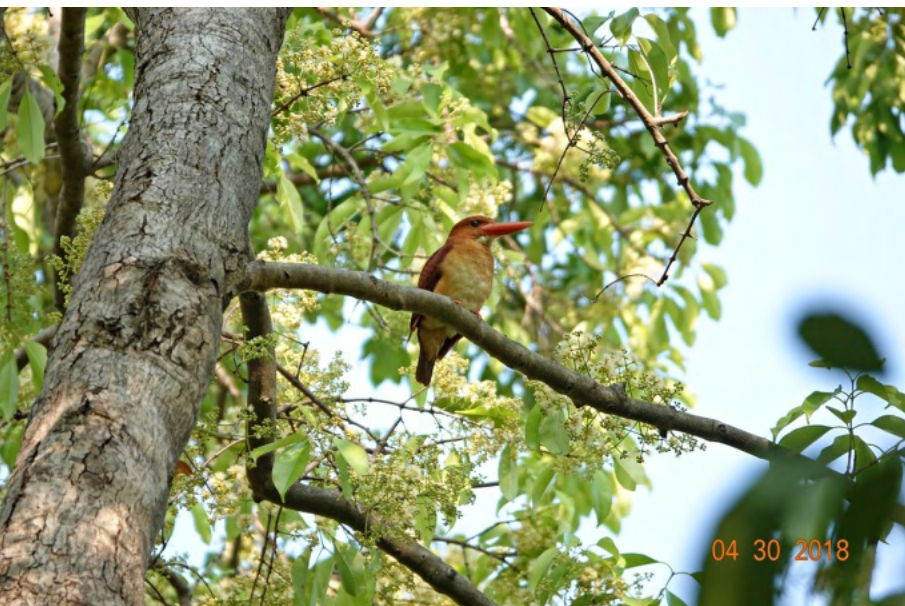
有數顆初落的紫色漿果，不禁想起去年四月底肯氏蒲桃的繁花盛開時意外出現的那隻珍稀過境鳥—「赤翡翠」。

滯留期：2018/04/24 被發現，05/06 北返。

在生物學的分類上，赤翡翠屬於「翠鳥科·翡翠屬」，所以牠也像在台灣的溪流、池塘或濱海溼地所常見的留鳥翠鳥(魚狗)一樣，都有個明顯的大嘴巴，而且善於捕食魚類。不同的是牠的體長大約 25 公分，比 16 公分的翠鳥要大上一號。新北市動保處長陳淵泉有云：

赤翡翠是稀有的過境鳥，冬季在東南亞一帶避寒，每年清明過後北遷到日本及中國繁殖，過境台灣時多數生活在「溪邊的雜木林」，以魚、蝦及小昆蟲為主食。

也就是說，當赤翡翠過境台灣時，往往只會出現在低海拔山區的溪流或是沿海的紅樹林溼地，這些地方大多人煙稀少，再加上過境鳥來去匆匆，致使在台灣並不是每年都可以發現牠的身影。所以去年東寧公園的這隻赤翡翠，牠不去山林、水湄，卻出現在平原城市的公園(這裡沒有溪流也沒有池塘)而且滯留半月之久，就其生態習性來說確實是一件稀奇古怪的事，也因此引來全國各地的鳥友紛紛跑來東寧公園朝聖。



根據當時我近半個月的觀察和訪談，赤翡翠在這段滯留期間，基本上每天都盤桓在肯氏蒲桃樹冠層的花叢間，很少飛到別的樹區，更別說飛出東寧公園的範圍了。透過長鏡頭的觀察發現，赤翡翠只要在這裡便可以輕易獵取各式各樣的昆蟲(我原先竟不知原來花發的樹冠層可以有這麼多的昆蟲)，難怪牠會在此滯留許久。

。而當 5 月 6 日牠終於消失不見之後，我赫然發現肯氏蒲桃枝葉間的繁花已然零落大半，而樹冠層群蟲紛飛的情況也以衰歇。





於是我有了一個主觀的領悟：「原來這個肯氏蒲桃的花季帶給各類的昆蟲以盛宴，也因此可以輕易地餵飽赤翡翠這隻遠道而來的嬌客。」如果這個推論符合事實，那麼只要東寧公園的肯氏蒲桃不受斧斤之禍，那麼來年花發時就仍有機會一睹赤翡翠的風采。因為候鳥只要曾有過美好的棲息與覓食經驗，牠們往往每年都會循著舊蹤跡而一再出現在相同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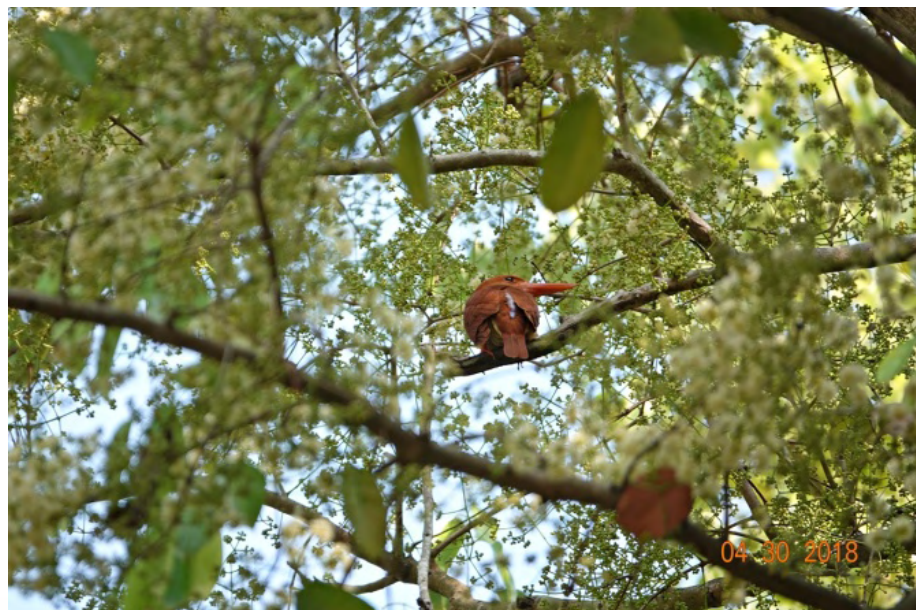
*

我想，知道「肯氏蒲桃」樹名的人應該很少，一如很少人曾經諦觀過它樹梢上細碎的繁花。

東寧公園的東隅步道邊，挺立著粗細近百株的肯氏蒲桃，每年盛夏(約七八月之間)，我總會意識到它的存在，因為此區步道上總會散落無數的紫色漿果，路過時無從迴避，只得窸窣的踏果而行，致使紅磚道上果裂紫暈，一片狼藉。有時，熟透的漿果，恰好落在我的白色 T 恤上，瞬間染就幾縷紫色的雨陋痕，甚是天然好看，只可惜我沒那份染布作衣的慧心，所以未能錦囊收豔果而只能任其終至穢亂一地。

歷經了十幾個輪迴的盛夏，踩過數不清的肯氏蒲桃的落果，然而我卻不曾在暮春時抬頭看過它高高的枝桠間那白色細碎猶如滿天星的繁花，直到去年的 4 月 26 日，我才因為拍攝赤翡翠而在長鏡頭裡發現它既低調清秀又繁華美麗的淡青小白花。而當赤翡翠停棲在肯氏蒲桃的枝桠間時，只見一尊栗紅色的身影交織在茈茈細白繁花中，這花鳥掩映的畫面可真美啊，美在神秘朦朧，也美在清新脫俗，總因其所棲花況的殊異而有不同的意境。

因為開花之後必當結果，此乃自然法則，所以當赤翡翠終於北返之後，我開始留心肯氏蒲桃花落之後的變化。當時序進入六



月之後，就可以見到在花瓣凋落的花萼處逐漸冒出了青綠的小頭，然後逐漸形成兩三





公分長的果實，其狀或圓形或橢圓形(多有彎曲)。而隨著日漸成熟，顏色也從原來的青綠，逐漸轉為淺紅、嫣紅，然後終成紫黑色。而不管顏色如何的遞變，表皮卻一直保持光滑鮮麗的色澤，甚是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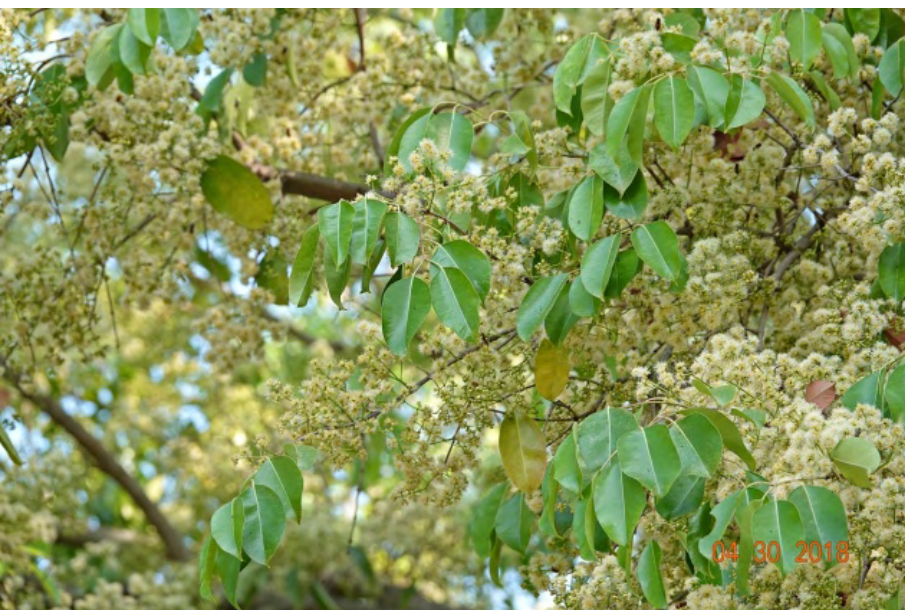
*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唐·崔護〈題都城南庄〉)

崔護在這裡寫的是美人與桃花，但赤翡翠與肯氏蒲桃的繁花之間卻讓我也有類似的感慨。因為今年的暮春時節，赤翡翠並沒有再次出現在東寧公園。

也許赤翡翠仍記得去年東寧公園的那場盛宴，所以今年依然有過境東寧公園，只是可能抵達時發現環境、食物狀況不好，所以就直接飛走了，導致沒有被人發現其實牠是曾經來過的。



今年的春天，我特別注意肯氏蒲桃的開花狀況，直到四五月之交，發現花況竟不及去年的十一。而如此「清空」的樹冠層自然也就無法孕育出豐富的昆蟲生態，如此也就無法提供如同去年的美食與盛宴。所以將「今年肯氏蒲桃花況寥落，昆蟲稀少 vs. 赤翡翠缺席」，對照「去年肯氏蒲桃





花況大發生，昆蟲滿天飛 vs. 赤翡翠大快朵頤」的客觀事實，也許可以加強我之前的推論，即 2018 年赤翡翠的出現與肯氏蒲桃花況的「大發生」有關。

後記：

今年四五月時東寧公園肯氏蒲桃的花況極差(不知是否與暖冬有關)，再加上連月來的鋒面不斷，霪雨霏霏，所以吾人於 7 月 9 日觀其結果的狀況百不存一，放眼望去，竟極難看到枝桠間有果簇的存在。

